

NSM
男生女生

植·物·人

Plantman

小妖UU◎著

实力派恐怖小说作家小妖UU的诚意之作 《男生女生》2012年度月排名前三的U质作品

当人类遭遇更强大的神秘物种，是臣服，还是抗争？

当强大物种感染致命病毒，是毁灭，还是重生？

暗世阴谋，从卷首一路蔓延……

超越常规之外的更高维度 领略暗藏在植物界的深层恐怖

北方文艺出版社



植·物·人

Plantman

小妖UU◎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植物人 / 小妖UU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17-3066-8

I. ①植…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4032号

植物人

- | | |
|------|---|
| 作 者 | 小妖UU |
|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
| 封面设计 | △ 介 |
| 封面插画 | 古戈力 |
| 版式设计 | 刘子杨 |
|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
| 邮 编 | 150010 |
|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
| 电子邮箱 | bfwy@bfwy.com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
| 字 数 | 300千字 |
| 印 张 | 26 |
| 版 次 | 2013年5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36.00元 (上下册) |
| 书 号 | ISBN 978-7-5317-3066-8 |



目录

CONTENTS

上

【序 章	广告牌】	1
【第一章	寻找死而复生的人】	4
【第二章	植物人艺术展】	29
【第三章	素食者的阴谋】	65
【第四章	不可思议的衣橱】	97
【第五章	魔术师的任意门】	131
【第六章	植物园之殇】	168



目录

CONTENTS

下

【第七章 碎裂的幻境】	203
【第八章 “相思”成灾】	242
【第九章 扭转时空的秘密】	281
【第十章 江植的绝境】	307
【第十一章 抉择】	335
【第十二章 解药】	370



【序章
广告牌】

1.

周一早晨，丰鼎市博物馆前门的广场上竖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白底，中规中矩的黑色黑体字，在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的路牌中，这样寡淡简洁的设计，反而吸引了更多的路人驻足。

“植物人艺术展近期开幕，敬请期待！”

说起来，这座城市的博物馆自从重建以来，几乎每月都在承揽一些诸如汽车展或房展之类的商业活动，已经很久没有举办过正儿八经的展览了，也难怪市民们会揣测：“该不会是售卖什么供植物人使用的医疗器械的吧？”

“那样的话，叫‘植物人’，还‘艺术’展，也未免太过哗众取宠了。”

“难道真的会把那些没有知觉的植物人拖到展厅里让人参观吗？”

“但那些半死不活的人有什么好看的？想想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

2.

周三早晨，博物馆广场的广告牌换了内容，仍是白底黑字：

“植物人艺术展，挑战你的视觉极限，请拭目以待！”

人们看了这广告词更加莫名其妙：“这么看起来又不像是医疗器械广告该有的文案风格啊！”

有人突发奇想：“该不会真的把那些植物人摆弄成奇怪的样子来展览吧？”

“用生病的人来赚钱吗？到时候不知道媒体会怎么抨击呢！”

3.

周五早晨，人们期待着广告牌继续给出提示，甚至有些好奇心重的家伙听闻植物人艺术展的事后，特意绕到博物馆广场一看究竟。

广告牌没有令大家失望，它一改前两次的朴素风格，瓷白色的背景上，一个身材曼妙的少女仰着头半跪着，歪着脑袋，黄灿灿的迎春花从她的脖子中长出来，皮肤和花径的交接处，青筋凸起，像是植物的根茎深深扎进了血管里。

画面下方印着一行妖娆的艺术体字：“让人体成为植物的容器——植物人艺术展，2月18日惊艳亮相！”



【第一章 寻找死而复生的人】

1.

贺晓荷从梦里弹出来，她大口地喘着气，拭去额头上的汗珠。

厨房里的高压锅像个发怒的小公牛般喷着热气，伴着“嘶嘶嘶”的响声，连楼道里都弥漫着诱人的肉香。

“幸好我及时赶回来了，否则这一锅炖肉就要糊掉了！”妹妹曾颜君从外面回来，逼人的寒气顺门而入，贺晓荷裹着被子坐起来，从床头抽出纸巾打了个喷嚏。

“该不会感冒了吧？说起来我还从未见过你生病呢！”曾颜君快速地在门口换了拖鞋，提着购物袋一路小跑地到厨房关了火，她轻轻提高高压锅的限压阀盖，嘶——更浓郁的肉香喷发而出。

贺晓荷套上睡衣，懒懒地晃到厨房门口，看着曾颜君被水冲得通红的小手穿梭在翠绿的菜叶子中，择菜、洗菜，动作娴熟，像个忙碌的小主妇。

“姐，我打听过了，”曾颜君将切好的蔬菜用热水烫了一下放进锅

里，这才转过身一脸认真地说，“丰鼎市那件事是真的，那个人真的死而复生了！我已经拜托二叔去查这件事，如果可以找到那个人，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换取复生的方法，哪怕只有一线希望，我也要爸爸妈妈重新活过来！”

“拜托你以后少看点乱七八糟的小说吧，脑袋都看傻了，爸爸的尸体早就烧成一把骨灰了，还怎么复活？”贺晓荷伸了个懒腰，自顾盛了一碗肉块，突然，她怔了怔，问道，“等等，你说拜托二叔去查这件事，他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闲工夫陪你胡闹？喂！你该不会把遗产的事告诉他了吧？”

曾颜君点点头，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侠气概，好像“千金散尽”真的可以“还复来”，完全没有意识到对于父母双亡的孩子来说，钱是多么重要。她满不在乎地说：“我把自己那份遗产委托给二叔管理了。”

贺晓荷气呼呼地瞪了她一眼，端着碗坐在餐桌前一言不发。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像曾颜君这么蠢的人？傻乎乎地相信着人死可以复生的传言也就罢了，竟然还主动把自己的钱交给别人！

“姐，也许你觉得我很荒唐，也许你根本不明白爸爸在我心里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唯一深爱的人！他是我的爸爸，是我的！所以我没办法接受他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而死……你根本不懂！”曾颜君端着一碗青菜坐到她对面，“所以为了他，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我打算到丰鼎市拜访下那个死而复生的人，然后……然后就不再回来了，以后都和丰鼎市的二叔生活在一起，二叔也同意了，还帮我联系了一所重点高中，等寒假结束就可以转过去。”

“好啊，”贺晓荷将缠在肉块上的菜叶夹进曾颜君碗里，“钱都给他了，当然要赖上他。不过我不会去的，我要在这里等我妈。”

曾颜君抬头望了望挂在墙壁上的遗像，中间那个是她的爸爸曾国强，左

边是她多年前去世的亲生母亲，与这两幅遗像相比，挂在右边的继母贺美婷的遗像则显得十分突兀——明明已经生无可恋要自杀了，却在死前特意拍摄了这样的照片，并在遗嘱中千叮咛万嘱咐要将这张照片做成哥特效果的艺术照作为遗像。

从贺美婷嫁给爸爸直到她死，曾颜君一直都搞不明白这个女人到底在想什么。

“姐，你清醒点吧！你妈已经死了，我们亲眼看到她跳崖自杀，悬崖下面是冰冷的海水，搜救的人也找到了她的鞋子和被礁石撞碎的手镯，她已经死了！”

贺晓荷低着头，不说话。

曾颜君继续说道：“就算她没死，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她都还没回来找我们，一定是不要我们了。我听说……在她还没有嫁给我爸之前就已经遗弃过你，不是吗？你何必傻傻地等这样一个自私的妈妈呢？姐，二叔说了，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一起去。”

“这么好吃的炖菜都没办法堵住你的嘴吗？”贺晓荷凶巴巴地瞪了她一眼，“我妈做你继母这两年来没少疼爱你吧？没错，我是说过我妈自私，但我说可以，你说就不行！好吧好吧，就算你说的是事实，但像我妈妈这么自私的人怎么可能会为了你爸而殉情自杀呢？只要没有亲眼看到她的尸体，我就坚信她还活着！再说了，那个二叔和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连面都没见过几次怎么可能愿意领养我？还不是记挂着我这一部分遗产吗？”

曾颜君早就料到她会这么说，也不再坚持。她起身为贺晓荷添了一碗肉，低声说：“姐，谢谢你一直照顾我，这是我第一次为你做饭，只怕也是最后一次。行李我昨天就已经打包好了，今天下午就动身去丰鼎市。”

说着，她起身将自己的碗筷收进厨房，然后从卧室里拉出行李箱，“明

天就是除夕了，二叔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过年。”

刚刚吃下的肉块沉甸甸地压在胃里，贺晓荷觉得心里堵堵的，鼻头酸酸的，她仰起头深吸了一口气，挤出一丝笑容，“小君，其实我……其实不光是你爸爸，我之前的每一位继父，都曾经留下遗产给我，也就是说，其实我很有钱的，我也有实力供你念最好的高中……我们一起，就像以前一样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然后再一起到国外留学……你可以不投靠二叔，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总好过寄人篱下看人脸色。”

曾颜君脸色一沉，说：“你只不过比我大一个月，凭什么说这样的大话？姐，我求你不要再提你之前的继父们了！你是想提醒我，所有成为你继父的人，包括我爸爸，全都死于非命了吗？你想让我留下来，是希望连我也克死吗？姐，我只是想我们有一个和平的结束，求求你不要逼我记恨你！”

贺晓荷不再吭声，默默看着曾颜君将爸爸和她生母的遗像摘下来，小心翼翼地收进行李箱。她突然明白，曾颜君从一开始就打算独自离开，她说会复活“爸爸妈妈”是指她的爸爸妈妈而不包括贺美婷；她说二叔邀请自己一起去丰鼎市，可却只帮她一人联系好了转学的事。

也不怪她，贺晓荷自嘲地笑笑，毕竟不是亲生姐妹，只是因为父母的结合才不得不勉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而已，现在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她们还有什么必要假装亲密地相依为命呢？

能怪谁呢？谁让自己有这样一个耐不住寂寞、热衷于嫁人的妈妈呢？

关于贺晓荷的亲生爸爸，是一个谜。妈妈从未跟她提起过，或许连她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吧！

贺晓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爸爸，从小学开始，她最讨厌的就是学校那些必须要由爸爸参加的活动。但贺晓荷烦恼的并不是她没有爸爸出席，而是

每年这样的活动，以“贺晓荷爸爸”身份出席的，都是不同的男人。以至于后来，每当老师提出“我的爸爸”这样恶俗的命题作文时，同学们都会哄堂大笑：“贺晓荷同学的作文恐怕要变成长篇小说了吧！”

曾颜君的父亲是她的第十任继父，应该也是最后一个了吧？不过，妈妈真的会为了男人殉情？虽然亲眼看到妈妈跳崖，而且以那样凶险的地势和悬崖下波涛汹涌的海水来看，生还的可能性极小，可贺晓荷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可能。

“小君，等一下！”贺晓荷起身拉住曾颜君，将一张银行卡塞进她手里，“这张卡里有爸爸留给我的钱，也有那个落榜生家属给的慰问金和政府奖励爸爸的钱，密码是他的生日。你小心收好，不要被任何人知道，留着救急用。我总觉得那个二叔不太靠谱，现在说这些话可能有点假惺惺，但我希望你知道，如果在那边不开心，你随时可以回来！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爸爸，他是我所有继父中最疼爱我的……”

“我……我不要。”自从爸爸死后，曾颜君就觉得贺晓荷和她妈妈给这个家带来了诅咒。虽然她理智上一直劝自己说，所谓克夫克父只是迷信的说法，但情感上却没办法不恨她们，如果不是贺美婷和爸爸吵架，爸爸就不会独自去天台疏散心中的闷气，那他也不会偶然看到那个自杀的落榜生，更不会因此而死。说到底，还是因为她们母女是不祥之人，所以与她们组成家庭的人才会惨遭厄运。可现在，贺美婷为了爸爸殉情自杀，贺晓荷又把这张银行卡送给自己，她又觉得她们其实是真心对待自己和爸爸的。想到这里，曾颜君有些后悔刚才说了那么过分的话，如果她们真有诅咒性质的命格，那也绝非她们自愿，只是命运捉弄，错不在她们。

“拿着！”贺晓荷不容分说，将银行卡硬塞进她的衣兜里，“走吧，别误了火车。”

2.

贺晓荷捂着嘴打了个饱嗝，然后从壁橱里拿出一瓶白酒，又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肉，一块肉，一口酒，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似乎只有这样，冬天的冷寂才不会侵入她的心里。她抬起眼，呆呆地望着墙壁上的艺术照遗像。

在妈妈自杀后，贺晓荷就将曾爸爸和妈妈的遗像一起挂在墙壁上方便祭拜，而曾爸爸的前妻因为很多年前就去世了，她的遗像在贺美婷没嫁过来前就已经收在抽屉里了。可曾颜君看到贺美婷的遗像和她爸爸的遗像挂在一起时，哭着说自己的妈妈才是元配，为什么要被藏在抽屉里呢？

贺晓荷没办法，才把三个人的遗像并列挂在墙上。以前，她们每每看到遗像都会抱头痛哭，自从挂上三人的遗像后，遗像本身的那种沉痛的肃穆感好像消失了，乍一看就像学校大厅里的伟人像，似乎父母们也如那些伟人一样去世了很多年，反倒不那么伤心欲绝了。如今，墙上只剩下贺美婷一人的遗像，又是艺术照，看起来就像随意挂在墙壁上的装饰，这更加令贺晓荷觉得，妈妈并没有死，只是离开了。

妈妈是个爱美成痴的人，她若自杀，绝不会选跳海这样惨不忍睹的方式。

她想起儿时，妈妈为了调整睡姿，每晚都睡在造型各异的盒子里，那些盒子是她为自己量身打造的，或侧、或卧、或蜷缩，每一款的大小都恰好能把妈妈塞进去，不能翻身，甚至不能动。久而久之，就算睡在普通的床上，她也会自然而然睡成盒子里的姿势。妈妈对美的要求就是如此苛刻，并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可以忍受任何痛苦。她要求自己每一秒都是美丽动

人的，即便是在睡着的时候。

关于小时候的很多记忆，欢乐的，悲伤的，有趣的，值得纪念的，都似乎已经变成飘浮在空气中的微尘，似有似无，记忆不清。它们偶尔会出现在贺晓荷的梦里，在醒来的一瞬间变得支离破碎，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还原出它本来的样子。它们有时候又会不经意出现在她的脑海，在吃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谈话的时候，发呆的时候，那些记忆碎片像闪电一样在眼前划过，又以你无法看清、来不及回味的速度消逝。

因此，倘若贺晓荷想在某个阳光慵懒的下午好好回忆一下过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过去的很多事，她已经无法分辨到底是真实的，还是梦境中的。事实上，关于童年，她唯一能清晰记起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妈妈为了调整睡姿而定做盒子。

第二件事，就真的很匪夷所思了。她记得妈妈似乎罹患了什么严重的疾病，变成了植物人。那时，贺晓荷无法完全理解植物人的涵义，只隐约觉得，妈妈变成了一株不会说话不会移动的植物。她坚信妈妈的身体里会长出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春天开满灿烂的黄色小花，秋天则会结出硕大的果实。那些日子里，贺晓荷一直担心妈妈身体里的树会冲破屋顶，那样的话，下雨的时候怎么办？

可是，这个记忆是十分荒谬的，事实上妈妈一直很健康，别说是什么重症了，就连感冒发烧都从未有过。她一直都很年轻、漂亮，就像大S一样，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但仍觉得自己只是个“死小孩”，好像永远都长不大。

她的人生就像一片由荷尔蒙组成的沼泽，每走一步都会深陷于热恋中。她故意和女儿穿姐妹装，勒令贺晓荷在外人面前只能叫她“姐姐”。她很介意贺晓荷的存在，因为是她把她从一个女孩，变成了女孩的妈妈。在贺

晓荷小时候，她每陷入一段新恋情时，都十分认真地筹谋着怎样遗弃她，但每次遗弃后，都忍不住回来找她。

望着照片里美艳动人的妈妈，贺晓荷很大声地打了一个饱嗝，“妈，这次你是真的死了吧？最好是真的，若被我发现你又骗我，又像小时候一样用装死的办法来遗弃我，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对，你没有遗弃我，你只是死了！我情愿你死了，也不要再被你抛弃！”

“笃笃笃。”

贺晓荷趴在桌子上，晃了晃空空的酒瓶，笑着自言自语：“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我有许多许多钱，怕什么？呵呵呵……”

“笃笃笃。”

贺晓荷愣了愣，转头看了看防盗门，醉醺醺地大喊着：“谁啊？”

门外没人应声。

“怎么了？这么快就后悔了？我就早说过，你那个二叔不靠谱的！”贺晓荷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叮叮咣咣地踢倒了茶几上的杯子，“我、我就算只比你大一个月，那也是你的姐姐！我、我从小到大，什么、什么样的爸爸没遇见过？什么场面没见过？我、我比你那什么二叔更懂得如何在这世界上生存！你回来就对了，就对了，对了……”

贺晓荷拉开门，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酒也被吹醒了几分。

门外站着的并不是曾颜君，而是一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少年，黑色皮靴，黑色牛仔裤，黑色风衣，黑色头发，连眼睛里也藏着无尽的黑暗。他见贺晓荷满身酒气，微微皱起眉头，掩着鼻子后退了两步，这才说道：

“请问——你是贺美婷的女儿贺晓荷吧？”

“是、是又怎样？！姑奶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天煞孤星专门克死父母